



百年寂寞花

汪蓬蓬◎著

四代女人，百年沧桑

女人如花，寂寞花开

花开花落，是什么左右了女人的命运……

百年寂寞花

汪蓬蓬◎著



中国出版集团



现代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百年寂寞花/汪蓬蓬著. —北京: 现代出版社, 2016. 4
ISBN 978-7-5143-4827-9

I. ①百… II. ①汪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6) 第070066号

百年寂寞花

作 者 汪蓬蓬
责任编辑 李 鹏 陈世忠
出版发行 现代出版社
地 址 北京市安定门外安华里504号
邮政编码 100011
电 话 010-64267325 010-64245264 (兼传真)
网 址 www.1980xd.com
电子邮箱 xiandai@vip.sina.com
印 刷 成都新千年印制有限公司
开 本 880 × 1230 1/32
印 张 12
版 次 2016年6月第1版 2016年6月第1次印刷
书 号 ISBN 978-7-5143-4827-9
定 价 42.00元

序言

初次见到汪蓬蓬，见是个肤白个矮的小女人。典型的江南女子形象。拿了些小散文与我看，小女人情调的，文笔优美，感觉稚嫩。某一日，作协里一位老友告诉我，他看了汪蓬蓬QQ空间里的小说，写得不错。我闻言进去一看，小说写得颇老道。正当作家天地杂志社来约稿，通知了汪蓬蓬。汪蓬蓬的中篇《麻布帐子》问世了，发表后，反响很好。

接下来，汪蓬蓬又接连写了几个中长篇。她告诉我她两个中篇交错着写。与此同时，她还不时写些散文与诗歌。我奉劝她把精力集中在小说创作上。她竟不以为然地说，灵感之花一闪，散文、诗歌信手写来，便不耽误我多少时间。令我惊讶。这个小女人井喷哪！她何以有如此的蕴藏与能量？与之聊天。得知她是中学教师，教过语文、政治、历史、地理、美术。问她喜欢读些什么书，答：历史。她现在在看心理学书，正准备参加心理咨询师考试。不久，考试结果出来了，别人难以及格的两门考试科目，她考了80多分！她的成绩遥遥领先，是马鞍山市参考者中最高的。令我对其刮目。

后来在县运动会上，又看到她矫健扣杀的身影。得知小小个头的她曾是学校篮球队队员，短跑、跳远冠军。能文亦武啊！我从她身上看到了两种气质——女人的温婉细致，男人的坚毅洒脱。

文如其人。她的小说亦如此。

整体建构上气势宏大，细节描写上细腻传神。

作者向我谈了她的构思。第一章侧重写民俗；第二章侧重写历史；第三章侧重婚恋家庭；第四章侧重写环境，家庭环境、社会环境对人的影响。她做到了。

《百年寂寞花》写了四代女人，百年沧桑，向我们展示了一幅波澜起伏的历史民俗画卷。四代女人，既有共性，又各具个性，没有雷同之感。小说中还塑造了多个个性鲜明的人物，如能说会道精明能干自私贪财的胡能人，郁郁不得志的老好人汪兴汉，泼辣能干的小辣椒兴萍，无能孱弱的大烟鬼汪兴年，忠于主人狐假虎威得势后耀武扬威心狠手辣的二杆子，养尊处优胆小懦弱的丁咸基，等等。作者在叙事描写上注重了对人物个性的刻画。如这一段中众人劝说朱胡氏过继儿子的人物语言描写：老大亲自上门了，说：“弟妹，一鑫怕是不在了，你没有儿子，你看哪个侄子好，过继一个做儿子吧。”二嫂子跑来说：“弟妹呀，一鑫怕是不得回来了。你还是过继个儿子吧。”老四也跑来说：“弟妹，一鑫死外面了。你没有儿子，你老了谁给你养老送终啊。你看我家哪个儿子顺眼，我就把他领来送给你。”可见作者驾驭语言的功底。

小说语言凝练，修辞贴切传神。例如，她们不知，是当时的国家，是清政府这顶不能防御外来蚊虫入侵的麻布帐子，让有志的青年走出家园上下求索奔走。用“麻布帐子”喻落后无能的清政府，新颖贴切，令人拍案叫绝。小说中涉及的史实详尽确实，让我们形象地了解了中国近现代史的进程。这与她博览群书，深厚的历史阅读是分不开的。

小说主题鲜明，这也是她小说创作的一大特色。是什么左右了女人的命运？引发我们的深思。

这是一部值得所有人阅读的小说。

作者走的是一条现实主义的创作道路。我相信，经过磨砺，假以时日，经过同人们的扶持提携，作者会越走越远，更上一层楼，再创佳篇，迎来属于她的辉煌。

陶立群

2016年元月9日



引子	1
第一章 麻布帐子	3
第二章 地主婆	122
第三章 酒窝美人	269
第四章 马钢工人	346
后记	375

引子



父亲中风了。曾经行走如风的他，整日与轮椅、床榻为伴。他日日盼着我去探望他。推着轮椅行走在夕照中，父亲哀叹眼下自己的不中用，絮叨着往事。他跟我说祖先的事，说他年轻时的事。中风后，父亲的记忆差了，中饭吃了什么，他不记得了，可往事却像刀刻般刻在他的脑海中。我常有意无意地说要把父亲讲的事写成书。父亲时而赞成时而反对。他知道我做着作家梦，他想他的女儿夙愿成真。可他又怕，怕我引火烧身。在他曾经经历过的那个时代，祸从口出，罪由笔生的事他见得多了。我告诉他：他的担忧是多余的——现在是盛世，国泰民安，政治清明，言论自由。

那一日，晚霞满天，刚进门，父亲眉开眼笑向我招手，这是他中风后，没有过的喜悦神情。我以为他日日期盼的奇迹出现了——他恢复如初了，能站起来了？父亲兴奋地叫我把黄历和算命书拿给他。原来他的二女儿，我的妹妹给他生了个小外孙女。一小时前在上海陪护的母亲打电话向他报告了这个喜讯。父亲手指颤抖着查看了黄历和算命的书后，心情激动，感叹连连。说什么男不属鸡，女不属羊，属羊的男人气昂昂，属羊的女人泪汪汪。我说：“你这是迷信。属羊的女人都命苦吗？”他说：“也不尽然，看各人的命了。”

“什么命不命的。”我不以为然，“命运掌握在自己的手中。”

“孩子，到了我这个年纪，就信命了。年轻时的我，何曾信命？”

还不是和你们一样，热血沸腾，想大有作为，认为命运掌控在自己手里，认为知识能改变命运。命是什么？命是天赋，天赋的身体素质，天赋的智商，天赋的禀性才情。性格决定命运啊。还有出生的家庭。当然还有生活的时代，一朝天子一朝臣。人是社会性的动物，人的命运与时代息息相关。人要成为时代的弄潮儿，不要做时代的弃儿。有时人的命运却在你的一念之差，或主宰你的人的一念之差中。孩子，这是我的经验之谈啊，你慢慢会懂的。”

“真是树老根多，人老话多。”我咽下了这句话。父亲老了，病了，除了说说话，他还能干什么呢？我说：“家有老，是个宝，你一套一套的。”父亲张开他青筋暴突的手轻握住我的手喜滋滋说：“癸未年我们家又添一只羊，盛世的羊啊，这只羊是只喜羊羊呢。”

“是吗？”

父亲大幅度点头。“盛世的羊与国共辉煌。我们家族中属羊的女人真不少呢。你姑妈，你表姐，你奶奶都属羊呢。还有你不知道的我的外祖母……唉，属羊的女人啊……”他闭上眼睛，背靠轮椅，胸腔起伏，“我就跟你说说我们家属羊女人的故事吧。”

父亲打开了话匣子，我日日的探望变得更加积极而主动。我的日子充盈起来，我把父亲的讲述添油加醋顺理成章书写下来。

第一章

麻布帐子



我的外祖母属羊。我推算了一下，她应该是1883年生人。那时是清光绪年间。外祖母的故事是我从我的母亲、姨妈等长辈口中听来的。当然少不了我的想象。

外祖母姓胡，名字不详。那时的女人，很少有大名。女人不上族谱。在娘家做姑娘时，按在姐妹中的排行，被唤作大小姐、二小姐、三小姐或大姑娘、二姑娘、三姑娘……出嫁从夫，就按丈夫的排行被下人们唤作大奶奶、二奶奶、三奶奶……婆母死后升级为大太太、二太太、三太太……丈夫唤她孩子他娘。家里的平辈按自己孩子对她的称呼称呼她他婶子、他大娘、他姑妈、他舅母……公婆唤作大媳妇、二媳妇、三媳妇……那时，男主外，女主内。女人不能抛头露面，女人局限在家里。所以大多数女人都没有名字。有名字的也很少被人呼名，女人名字都被淡化了。我外祖母嫁的是朱家老小——五少爷，所以她被人唤作五奶奶、五媳妇。她一生生了七个女儿。大女儿叫朱昌和，二女儿就是我母亲朱昌惠，所以她又被唤作昌和她娘或昌惠她娘。我的外祖母，皮肤白皙，身材苗条，三寸金莲，走路摇摆，是个典型的东方美女。她的七个女儿都遗传了她的白皮肤。

她是个小家碧玉。她娘家是做小本生意的，在华亭街上。她的父亲读过几年私塾，是个秀才，未中举。他迷信道教，拜一道士为师，自诩为道士，与他的师父游走江湖。口中念些人半懂不懂的咒语，拿着拂尘、宝剑，为人驱魔，驱鬼，祈福。一般家里有了病人就病急乱投医请他们去作法。死了人的人家也请他们去念经超度亡魂。他成亲当家后，就离开师父单干了。因常与病人、死人家打交道，就深谙此道，觉得这里面有利可图，走上了为病人服务的道，做上了死人生意。原来他家卖酱菜、糖果的，他改行卖起了香烛、纸钱、花圈、冥房……果然生意很好。有人家死了人，就请他去念经超度亡魂，当主持，顺道在他家买祭品。而且买的时候征询他的意见，由他说了算。办丧事是大事，体现孝道，讲排场，一般人家不吝惜钱财，因此他的生意自然红火。他很有口才，很有组织才能，把人家的丧事料理得有条不紊，井然有序，丝丝入扣。死了上人，下辈往往有财产纠纷，也请他主持公道。他善解人意，巧舌如簧，见人说人话，见鬼说鬼话，见什么人说什么话，总能说到人心里。最后兄弟言和，化干戈为玉帛。人送外号“胡能人”。后来，他在当地就出名了。一旦人家有了白丧事，就自然想到他，说：去请胡能人来主持丧事吧。所以胡家虽不是大家，生意做得挺红火。家里还请了两个长工做冥器，日子过得挺滋润。不过，胡能人虽精明能干世故，性格上却也有缺陷。有道是人无完人，金无足赤。他自私贪杯好赌。他在人家主持丧事，有酒喝。渐渐地就喝上瘾了。在家中饭、晚餐也是两顿酒缺不得，还要大鱼大肉佐餐下酒。一支烟枪不离手。主持丧事主家要熬夜守灵。怎样熬过漫漫长夜？家里的亲友闲人就支起赌桌，胡能人不甘示弱，免不了要赌几把，渐渐地又养成了赌瘾。所以生意虽红火，日子过得滋润，可家里却也没什么积蓄。他自己不能苦自己，却要老婆孩子刻苦。过年了，老婆向他要钱给孩子做件新衣，却遭他怒骂：“败家的娘们儿！”坚决不许。老婆晚上纳鞋点油灯，点两个灯草芯，就又被骂：“败家的娘们儿！”非掐灭

一根不可。老婆劝他少喝些酒，那是太岁头上动土。轻则捶桌大骂：“臭娘们儿，敢管老子喝酒！”重则用烟枪敲老婆的头。老婆头上顿时起个大包。那时男人在家是天，是爷。女人哪有说话的份儿？

这就是我外祖母的父亲——“胡能人”。我外祖母做姑娘时就生活在这样一个家庭。胡能人对女儿说不上好，也说不上不好。他按照习俗，让女儿住在阁楼上，裹了足，做女红。一般的日子胡家女儿是大门不出、二门不迈，待在自己的闺房。所以我外祖母在娘家做姑娘时也被唤作小姐。我外祖母心灵手巧，什么东西经她眼一学就会。绣花，做鞋，剪纸，做冥器，样样拿手。活儿做得精细。遇到有人家祭祀订的冥器多，两个长工忙不过来。胡能人就让女儿帮忙做。冥器是用芦苇编扎用纸糊的烧给死人的东西。比如冥房，就是用芦苇编架用纸糊的小房子。死人哪里会住这种房子？只不过表示活人对死人的悼念之情罢了。我外祖母制作的冥房花样翻新，从阁楼上拿出来给长工们看了，都啧啧称奇。所以胡小姐虽足不出户，名声却传了出去。方圆几十里都知道胡能人，知道胡家还有个聪慧的女儿，都道：“胡能人家的女儿比他老子还能喔。”

二

我外祖母和朱家五少爷的婚事很富有戏剧性。当时男女婚姻遵循的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。胡小姐与朱少爷却是属于自由恋爱呢。在那个时代不多见。

简单介绍一下朱家，朱家当时是大户。马桥一带的田大部分是朱家的。田产多，是大地主。朱家开油坊榨油。大官圩人家吃的香油都是朱家油坊用菜籽木榨的。朱家还做粮食生意。朱家生意做得大，家大业大。朱家的未成年的子弟都送到南京读书。五少爷也在南京读书。放寒假回到老家过春节。

这年五少爷十九岁，胡小姐十七岁。胡家有人来提过亲，胡能

人眼高世故没看上。胡能人觉得女儿漂亮聪慧，身价不错，定要嫁个好人家，自己也跟着沾光享福。五少爷排行老小，父母宠爱小儿子，娇惯他些。还把他当作嫩宝宝，由着他在外读书玩耍。

五少爷与胡小姐相识于正月十五元宵节。正月十五闹花灯，我们这个江南小镇家家户户挂红灯。有钱的人家挂七八九十个，没钱的人家挂个一两个。书香门第灯笼上粘贴谜语让人猜，猜中了主家还有赏品。这一天，大家闺秀、小家碧玉、村妇野姑都可走出家门，赏花灯，猜谜语。

这年的正月十五，胡家制作了四盏灯笼。全是胡小姐待在她的闺房里制作的。半年前胡小姐就动手制作了。闺中的生活孤独无聊，制灯让胡小姐死水般的闺中生活搅动起来，有了精神寄托。这四盏灯凝聚了胡小姐的心血智慧。第一盏是荷花灯，状如盛开的荷花，花芯处点一蜡烛。第二盏灯是折扇灯，四面制成折扇状，中间点一蜡烛。第三盏是青蛙灯，栩栩如生的一只青蛙，爪子上抓一桂枝。意为“蟾宫折桂”。青蛙背上点一蜡烛。第四盏灯是一帆风顺灯，是一只小船上升着一面帆，帆上写着四个大字“一帆风顺”。船舱里点一蜡烛。

胡能人好显摆自己是个文人。他出了灯谜，自己写了。“一帆风顺”四字也是他写的。他给人家主持丧事，也常给人家写挽联，字写得还不错。四盏灯四个谜语。粘贴在花灯上。他把谜底告诉了女儿，奖品也交给了女儿，是一把折扇和三支毛笔，是他在人家主持丧事时顺手牵羊带回家的。两个儿子都分家另过了。灯是女儿做的，他叫女儿在家管灯，他则游玩赌钱去了。

五少爷年少活泼好玩。这天他等不及吃晚饭，拿了两块糕点，跟他母亲说了声：“我去看灯了。”一溜烟跑了。他吃着糕点来到华亭街上，天还未黑，有的人家还在吃晚饭。有的人家吃过了，正在往房檐下挂灯笼。五少爷就走过去帮人挂灯笼。挂好了就继续往前走。

他走到胡家时，胡小姐正在挂她做的灯笼。五少爷走过去帮忙，说：“小姐，我来帮你挂。”胡家的四盏灯点亮了五少爷的眼睛。他由衷地赞道：“好漂亮的灯！青蛙灯惟妙惟肖，折扇灯、一帆风顺灯别具匠心啊。”

“请问，你家的灯是谁做的？”

“小女不才，是我做的。承蒙公子夸奖。”

“是吗？小姐手真巧啊！”

“小姐，贵姓？”

“免贵，姓胡。”

“公子贵姓？”

“我是朱大贵家的老五。”

“噢。”

朱大贵油坊在当地家喻户晓。

灯光下的胡小姐更有别样风韵。胡小姐秀外慧中，她的窈窕身姿映入了五少爷的眼眸，走进了五少爷的心田。

五少爷一下把灯上的谜语全揭了下来。他怕被别人看到揭了去。揭了谜语等于猜中了谜底，要说谜底。胡小姐款款地说：“请公子说出谜底吧。”

五少爷还没仔细看呢。这时慌忙展开看。第一张谜语写道：池中有个小姑娘，从小坐在水中央。粉红笑脸迎风摆，只只绿船不划桨。（打一物）

这个谜语很简单，五少爷一看就猜出来了。心想：还好，这么简单啊。他不想直说，想卖弄一下，笑着对胡小姐说：“这个东西，叶儿圆，花儿美，根儿胖，泥里藏。小姐，对不对？”

胡小姐笑着点点头，奖给他一支毛笔。五少爷就着灯看第二张谜语。上面写道：花开半个月亮，花闭袖里可藏。来时荷花开放，去时菊花清香。（打一物）

五少爷略一思忖，猜出来了。他指着折扇灯说：“就是它啊。”

胡小姐又含笑着点点头。奖给他一把折扇。

第三张写的是：轻舟远去猿声起，空高月下传箫音。（打一节日）

五少爷一时未猜出。他掩饰地说：“这个我等下告诉小姐。”

他又看最后一张。上写：四四方方一扇窗，旁边坐个巧姑娘。
栽花不用土，养鱼不用缸。（打一事）

五少爷一下又猜出来了，兴奋地说：“是小姐你在绣花啊。”

胡小姐也喜悦地说：“公子聪明。又猜中了。”拿出一方绣了花的手绢递给五少爷。这可不是她爹胡能人给的奖品。这是她临时起意的奖品，是她刚绣好的手绢。

五少爷继续思索第三张谜语。想一年有哪些节日啊。想到今天是元宵节，豁然开朗。拍着脑瓜激动地说：“是元宵节。是我跟小姐相识的日子。天意，天意啊。”没等胡小姐拿奖品。五少爷解下自己身上佩戴的玉佩，递给胡小姐，说：“今天一睹小姐制作的灯笼，一睹小姐芳容，不胜荣幸。望小姐收下我的这点心意。”

是个奔马造型的玉佩。“这……”胡小姐犹豫着。

“小姐嫌弃我吗？”

胡小姐摇摇头：“怎么会呢？公子一表人才，人又聪慧。”说完双目含情。

“那，小姐，我这就回家禀告父母。请小姐等我的好消息。”胡小姐极聪明的女子，一听这话就明白了五少爷的意思。她快速地从五少爷手中拿过玉佩，娇羞地转身就走。走到门边，回头一看，五少爷还呆呆地看着她呢，她娇羞一笑。五少爷的魂已经被这回眸一笑勾走了。

三

五少爷一路欢歌回到家。回到家后就向他母亲禀明。说他在灯节上看上了胡家姑娘。请母亲大人成全。他母亲第二日就告诉了她

男人朱大贵。朱大贵听说是胡能人的女儿，就摇了摇头说：“不靠谱。”朱大贵说不靠谱，就是不同意的意思。朱夫人问：“为什么？”朱大贵不悦地说：“我可不想跟跑江湖的人家结亲！”

朱夫人回头到儿子房里告诉儿子说：“老爷不同意。”五少爷一听炸了，脚一跺问：“为什么？”

朱夫人答：“你父亲嫌弃胡家是个走江湖的。与我们家门不当，户不对。你看，你哥哥们娶的都是大户人家的女儿。”

五少爷一听就瘫倒在地。朱夫人拉他，他不动。后来她叫来厨娘，两人架起五少爷。才把五少爷连拖带拉，架到床上躺下。五少爷两眼呆看着天花板。朱夫人抚着五少爷的手说：“我们找个好人家的女儿。”五少爷摇摇头。朱夫人摸着五少爷的头说：“好姑娘多得很，娘一定给你找个比胡姑娘更好的姑娘。”五少爷还是摇摇头。朱夫人知道儿子陷进去了，叹口气。又去求丈夫朱大贵，说：“儿子心意已决。怕是得了相思病。相思病没药医啊。”

朱大贵听了，瞪着朱夫人说：“就是你惯的。慈母多败儿。小孩子家懂什么？婚姻大事岂能依着他？”

午饭时，叫五少爷吃饭。他说：“不想吃。”晚饭时，朱夫人亲自去请儿子。五少爷说：“没胃口。”第二天一日三餐，朱夫人亲自把饭菜端到儿子床头。五少爷吃两口就放下了。朱夫人心疼得不行。她听人说相思病要人命啊。她急得不行。

五少爷已经五餐没吃了。朱夫人是个精明的女人。他想护着儿子，可又不能得罪丈夫。她知道朱大贵是孝子，对他母亲的话言听计从。所以只能走婆母这条上层曲线救儿的路了。这是聪明的女人惯行的手段。女人要贤惠。什么是贤惠？这就是贤惠。贤惠的女人不是嫉妒婆婆，与婆婆为敌，与婆婆斗。而是哄婆婆。哄得婆婆为己所用。贤惠的女人温婉智慧，能忍让会来事。朱夫人走到婆母房里向婆母问安，然后帮婆母捶背，捶了一会儿深深叹了口气。婆母问：“你干吗叹气？”

朱夫人说：“一鑫在灯节上看上了一位姑娘，可大贵他不同意。一鑫得了相思病了，躺在床上已经五餐没有吃了。”

“有这事？看上了谁家姑娘？”

“胡能人家的姑娘。听说胡姑娘人长得好，手又巧。”

“真的吗？”

“娘若不信，可派人打听打听。”

“胡家是小户人家呀。好姑娘多得很呢。”

“可我怕一鑫有个什么闪失。我听说相思病没药医呢。又怕此事弄不好传扬出去，外面议论我们朱家。我知道娘你最疼一鑫了。一鑫如果不好，我怎么对得起朱家，怎么对娘您交代啊。娘……”

“我知道了。小户也没什么。我们朱家也不缺他们家嫁妆。难得的是人才好。”

“请娘做主成全老五吧。”

“你放心吧。这事我还要打听打听。你回吧。”

“那媳妇告退了。”

朱夫人走后，老太太吩咐她的陪嫁丫头桂花，现在是老妈子了，叫她去打听打听胡家姑娘。

老妈子来到胡家装作买冥器的样子，与胡家的长工闲聊。话题终于绕到胡姑娘身上。长工们都一致夸胡小姐。

老妈子打听清楚了，回到家禀明了老太太。说胡家姑娘人长得标致，手又特别巧。老太太点了点头说：“不怪小五害了相思病呢。”

晚上，胡大贵从油坊回到家。老太太吩咐老妈子把朱大贵唤来。她对儿子朱大贵说：“我听说一鑫在灯节上看上了胡家姑娘。我派人打听了，胡家姑娘是个人才。人才难得。你就依了我，依了一鑫吧。平安是福。不要弄出事来。”

朱大贵听他老娘这样说，只得恭顺地说：“儿子听娘的就是。”

“那你请个媒人去提亲吧。”

“好。”

“你回吧。”

第二天朱大贵就去请了媒人。好烟好酒招待了一番。然后让他去胡家提亲。

媒人都是极精明圆滑，能说会道，能把死人说活的人。

媒人到了胡家，胡能人这几天手气不佳。输了钱。正在家里抽闷烟呢。正在心疼他输的钱，正在想怎样把输的钱搞回来。媒人笑着说：“胡掌柜，您福气到了。”

“我哪来的福气？”

“我给您说一门好亲啊。”

“给谁说亲？”

“给您闺女啊。”

“噢。谁家啊？”

“大名鼎鼎的朱家啊。朱大贵家啊。朱家可是大户。家大业大，日进斗金。您与朱家结上亲，那您还不跟着享福啊。您女儿可真是有福气的人啊。被朱家相中了。”

胡能人听说是朱家心里很是乐意。可他还要拉拉敲。扬着眉毛说：“不是我夸，我女儿可是百里挑一的好女子。人长得标致手又巧。好几家来说亲我都没同意呢。是他朱家来提亲，可不是我想高攀他们哦。”

“那是那是。”

“你同意这门亲吗？”

“我还要考虑考虑。不知朱家少爷人长得咋样？”

“是朱家五少爷呢，在南京读书呢。知书达理，一表人才……”

媒人把五少爷夸成一朵花。

“我女儿可是人尖子哦。是我的心尖子哦。我还真舍不得。”

“男大当婚，女大当嫁啊。你还能把女儿一直留在身边？”

“那倒是。你猜前面那些说亲的愿意出多少聘礼？”

“多少？”